



[美] 吉恩·纳什著

银网

吴志芳 王达金 蔡荣春译

● 河南人民出版社

I712.45
No37

I712.45
898

[美] 吉恩·纳什著
吴志芳 王达金
蔡荣春译

银网

河南人民出版社

9302774

(豫)新登字 01 号

银

网

[美]吉恩·纳什 著

吴志芳 王达金 蔡荣春 译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5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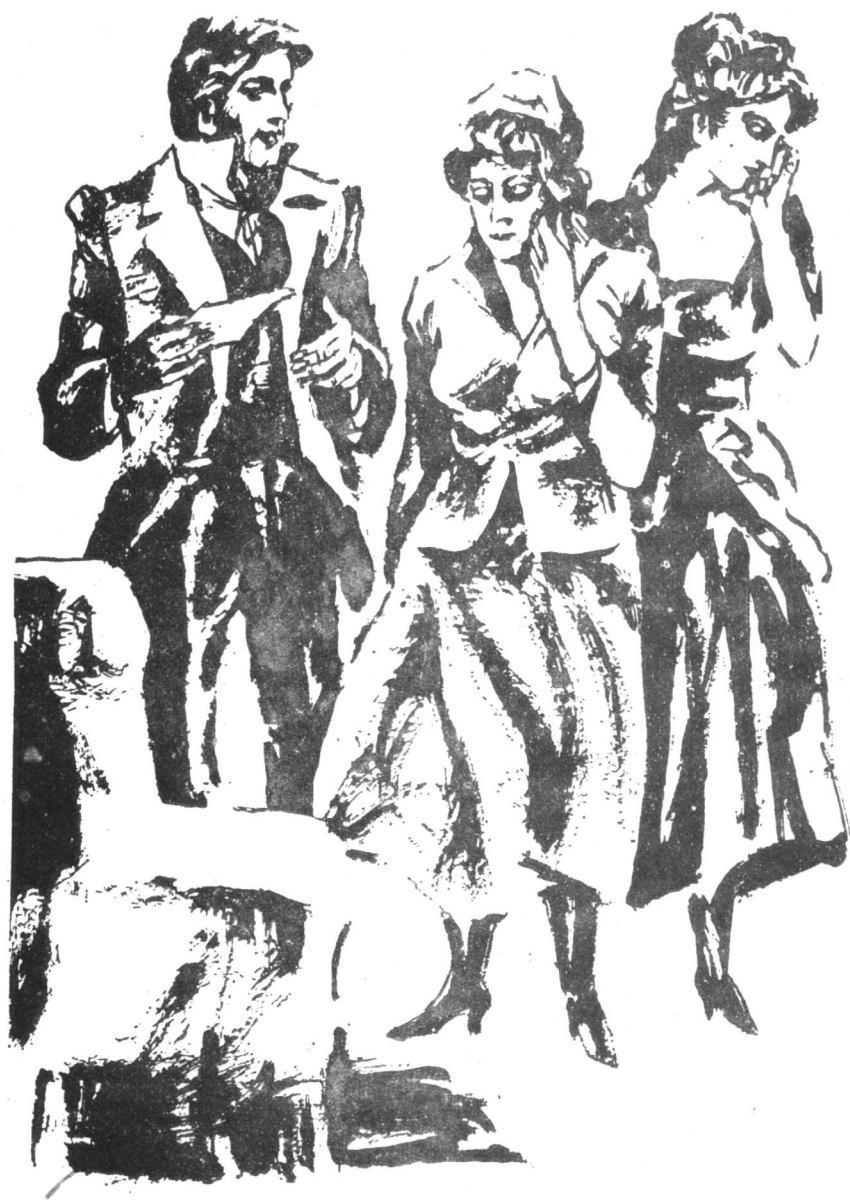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10 册

ISBN7—215—00466—X/I·45

定 价:5.90 元













第 1 章

维多利亚又做梦了。还是同一个梦，老是这个梦。梦是以甜蜜的诱饵开始，继而诱惑她步步走向沉睡中的狭隘深渊，而后又挣扎着从这深渊中爬出来。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维多利亚和父亲坐在中心公园湖上的一条小船里。她父亲光着头，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夏日的阳光照耀着他那向上仰着的整个面容。他熟练地、有条不紊地来回划着桨，乌黑的眼仁欢乐地闪动着。湖面碧波粼粼，阳光掠过玻璃似的湖面给湖水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形成一幕金、白、蓝三色交相辉映的壮丽奇观。湖岸上，孩子们在青翠的树荫下欢笑、玩耍。炎热的太阳，象一个闪光的火球悬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给枝叶镀上一层青绿色和艳绿色的波光。

一对对情侣们在斑驳陆离的小径上溜达。年轻的太太们

身着浅色的散步装束，手中的小阳伞有意地倾斜着，唯恐那突如其来的一束阳光晒黑她们嫩白的肌肤。绅士们也身着浅色的服装，头戴时髦草帽，遮蔽着他们英俊的前额。他们随时起保护作用的手不是搀扶着太太们的胳膊，就是挽着夫人们戴着手套的手。佣人们不断催促沿岸边林荫小道信步漫游的人们，他们彼此打着招呼，开心地欢笑着。在乐善好施的上帝主宰下，这儿的人们都十分高兴，而一切又是如此平静。可是，没有一个人象维多利亚那样兴高采烈。她斜倚在舒适的弹簧靠垫上，凝视着父亲轻飘飘地划着小舟穿过镜子般光滑的湖面。

她父亲身体瘦弱，肤色黝黑，身上穿着洁白无瑕的亚麻布衬衣，这一切似乎是通过实体幻灯机展现在她的眼前。她自己穿着雪白的上等细布衣服，轻薄的长袖口紧紧地束着，绣花马甲配饰的打褶的细布彩带随着微风轻拂飘动。她的裙子时而顺风鼓起，时而逆风裹住她那细嫩的穿着长袜的腿。维多利亚没有戴帽子，她那密密的栗色头发被湖风轻轻托起，露出光滑的脖子和平展得象镜子一般的前额。湖风吹散了她那柔软的卷发，裸露出她那酷似浮雕的脸型。她那双水汪汪的眸子呈淡褐色，放出金碧色的光彩。长长的深褐色睫毛，在她乳白色的颧骨上投下飘忽不定的荫影，微短的鼻梁稍稍向上翘起，傲慢的殷红小嘴在曲线优美的上颌和迷人的尖下颌的衬托下，显得柔和甜蜜。

她仍旧懒洋洋地靠在那儿沐浴着夏日的阳光。她父亲依然划着船，船桨不时发出微微的吱吱嘎嘎声和轻轻的溅水

声。朦胧中她舒适地、安然自如地靠在垫子上，得意地闭上眼睛。

似乎她打了一会儿瞌睡，结果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一股阴郁的无始无终的空虚感偷袭上来。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她又回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忧虑之中，这种忧虑迅速撵走了她的睡意。她刷地一下睁开双眼，太阳、湖岸全都消失了，一阵冲天而起的刺骨寒风掀起巨大的浪涛猛烈地撞击着小船。浪花溅湿了她的衣服，溅到她脸上如同针刺一般疼痛，湿透了的衣服如同一块灰白色的打折布紧紧地裹在身上。她朝父亲看去，可是，他早已消失了，只剩下双桨不断地撞击着桨架。船开始猛烈地颠簸着，她用双手拼命地抓住左右摇晃的小船，大声呼救。然而，周围没有人听见她的呼叫，没有人来救她。她顿时感到孤独、绝望，自从懂事以来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一旦意识到顷刻之间黑暗与咆哮的浪涛将会吞没她时，一种巨大的恐惧袭上心头。

就在这个时候，她吓醒了，全身瑟瑟发抖，嘴里干燥得难受，湿润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那间舒适的、半昏半暗的卧室，一支点燃的蜡烛仍在床对面的镜台上面闪烁着。几星期前，这种恶梦频繁到几乎每夜出现时，她就开始用点着蜡烛的方式来避免它。她笔挺地躺在那儿，眼睛注视着闪烁不定的柔和烛光，试图从这桔黄色的火光中获得一点慰藉。恶梦中她紧咬的牙床现在阵阵疼痛，身上的每一块紧缩的肌肉都麻木酸胀，动弹不得。朦胧中，她听到楼下大厅里的钟发出低沉的滴答响声。温暖的六月，万物

睡意朦朦，窗外四处一片沉寂。她知道此时已是深夜了，从深夜到拂晓这段可引起恐惧的时间里，即便鸟和虫也不会发出叫声。

不对，有一种声音，一种格格声。不，是父亲房里发出的沙沙声。奇怪，这么晚他还没睡吗？爱德华·拉蒂默一向在十点钟准时就寝，一觉睡到次日早上六点钟，用他自己的话说，“象小孩一样睡觉”。不过客人在场时又当别论，可是今晚并没有客人来。事实上，他一用完晚餐就推说身体不舒服离开了餐桌。这件事本来就使维多利亚感到纳闷，因为父亲和她一样身体好极了，从她记事以来还没有听说父亲生过病呢。

父亲也许生病了。一种潜在的不安感使她的睡意荡然无存，恶梦也抛到九霄云外。她爬起来，披上一件薄薄的晨衣，轻步下楼来到大厅。她已被这讨厌的恶梦吓得昏头转向。一看到从父亲开着的房门射出一束光亮，她觉得自己的梦十分荒唐可笑，恐惧不安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一旦确信父亲身体还好的话，她就会马上告诉他她做的梦，她知道父亲会以爽朗的笑声驱散她心中的忧虑，把她带进他那无所不知的温暖心房里。

快到父亲房间时，她刚刚激起的悬念也减轻了。然而，在门槛稍停片刻，她那暂时放松的悬念如同蒸气一样又急剧增强了。她父亲，一位十分讲究的人，坐在一张他妻子加布妮·吉娜德花了一大笔运费从法国带来的榎木桌旁。桌子的每一个抽屉都抽出来了，不稳地悬在那儿。抽屉里的东西散得

乱七八糟，遍地都是，书信、文件也乱糟糟地散堆在桌面上，几乎连细颈的水晶玻璃盛水瓶和半杯琥珀酒也被埋在里面。拉蒂默正伏在桌子上，颤抖的双手支撑着头部，身上的优质亚麻布衬衣墨迹斑斑，一半露在裤腰外，领带上也墨点重重，斜系在脖子上。

一看到这情景，维多利亚立刻瘫痪麻木了。如果说父亲在洗澡时维多利亚偶然撞见会感到尴尬的话，那么，此时此刻的情景使她感到更为难堪。爱德华·拉蒂默决不是那种不修边幅，衣着邋遢的人，而是一个衣着讲究，无可挑剔的君子。他严格要求一切事情办得井然有序，干净整洁。无论管理经营，还是主宰家务，他都是绝对独裁，因而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令人赞不绝口。

他的经营才能尤其使他的朋友们和同行们羡慕和惊愕，因为他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形下开始经营的。一八七六年，拉蒂默在费城参加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展览时，看到观众对史密斯和斯塔利英国自行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却没有人说明引起轰动的原因，因为自行车的大前轮和起平衡作用的小后轮同不久前所见到的模型差不离儿。也就在同时，拉蒂默的经营感油然而生。他控制了几乎难以抑制的激动，放弃观看贝尔先生生产的电话展品和奥蒂斯先生生产的电梯展品的机会，认为那是些粗糙笨拙不切实际的产品。他马上收拾行装，匆匆忙忙赶回布鲁克林，在那儿，他说服了他的合伙人艾略特·沃尔特。尽管他们所经营的马车设备行业获利较大，但与他所预见的生

产经销自行车的前景相比，马车设备的发展就象一泓困住的死水，而生产经销自行车如同金银聚集的海洋，财源将无穷无尽。几个月内，他们新刷了厂房，彻底地更新了设备，以适应生产优质的自行车产品的需要。到一八八〇年底，他们已达到年产一万辆自行车的水平，获得的利润甚至超过了拉蒂默所预计的数字。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和他现在的那位精力充沛的合伙人买下了附近一家破产的装订厂厂房，扩大生产，满足当时风靡全国的自行车热的需要。

拉蒂默管理家务也是以同样的专横方式。妻子去世时，维多利亚才刚学会走路，他尽可能不雇用管家，只是让家里每一个佣人明确自己的职责，要求他们在几乎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折不扣地完成主人提出的任务。当然，他们也目睹有些佣人因达不到主人的严格要求而被立刻辞退的情景。维多利亚慢慢长大了，拉蒂默认为没有必要把管理家务的重担压在心爱的女儿肩上，他认为她以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会管理这费尽心血的、使人厌烦的家务杂事，总有一天她能管理自己的家和佣人。她还年轻，没有经验来承担这一重任，往后他会慢慢地教会她的。现在，让她尽情地娱乐和打扮吧！她不正是他的心肝宝贝吗？他希望维多利亚按照他的要求成长，并在这方面给予指导。果然，维多利亚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勤奋地练钢琴，读经典著作，学习诗选。因为，拉蒂默酷爱音乐，非常欣赏她那甜美圆润的朗读声。她的生活就是教会自己去娱乐他人、陶醉他人。这是一件十分容易的工作，因为观众只有她父亲一人，

而且他又有相当的欣赏能力。

那个人上哪儿去了呢？维多利亚一边回忆，一边注视着她面前这个衣着邋遢、头发蓬乱的陌生人。她突然抬起头，脸上的神色几乎使人难以辨认出来，这是一种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神情。

“维多利亚，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到处走动？赶快回房去睡觉！”

“父亲……”

“我叫你回房睡觉去！”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蹒跚地朝她走来。她看见他双眼布满红丝，视线模糊，身上散发出一股很重的威士忌酒味。她不由自主地退到大厅里，手禁不住地压住咽喉部。拉蒂默一定看出她害怕了，他嘎然止住了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摇晃不定的手指梳理蓬乱的头发，徒劳地整了整身上的装束，微笑了，和以前一样的微笑，毫无疑问，这是他拙劣努力的结果。维多利亚谨慎地停下了脚步。

“原谅我吧，我的心肝。”他的声音完全走了调，这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自信心、几乎带着哀求口吻的人发出的声音。“我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工作，你吓了我一跳，对不起，回房间睡觉去。如果我打搅了你的睡觉，我向你赔不是。”

维多利亚仍旧站着不动，沉默不语。拉蒂默朝她走来，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一阵酒味扑鼻而来，她不由得把脸转了过去。这一厌恶的表情没有逃脱父亲的眼睛，他离开了女儿，脸上露出绝望凄凉的神情。

“爸爸！”她大叫一声，“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吗？”

“爸爸，”他低声重复道。“自从你把长发向上卷梳以来，你就没有这样称呼过我了。你还记得吗，维多利亚？”他缓慢地、若有所思地说，避开她的目光，不知不觉地回忆起那早已淡薄了的过去。“一天晚上，你下楼来吃晚饭，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睡衣，脖子上系有一根彩带，头发向上梳起，卷发中插上一朵黄色的玫瑰花。‘晚上好，父亲，’你向我打着招呼，似乎一切如故。我同样回答道‘晚上好，维多利亚。’然后，我们和平常一样用餐，仅仅只谈天气，谈功课。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开始就会哭起来，因为我看到你长得快成大人了，而且十分漂亮，和你母亲年轻时一个模样。”

他避开她的视线，寻求那早已消逝的不可重新捕捉的时光，可他意识到他的寻求是徒劳的，他重重地喘了一口气，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桌旁坐下，用抖动的手把书信文稿推到一边，拿起杯子又埋头喝酒了。维多利亚看见父亲这副模样，禁不住一把抓住瑟瑟发抖的晨衣。此时此刻，尽管父亲的小房间是暖烘烘的，但她觉得象掉进冰窖一般寒冷。她父亲一定出了什么事，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这件事使他变成了一个她无法理解的人，一个她不希望认识的人。她父亲除了在用餐时喝点少量果子酒，或在特殊情况及节日之时，出于一种社交的需要喝点白兰地外，他从来没有喝过比这更强的烈性酒了。那么，现在这个象垂死的人一样蹒跚在椅子上，狂暴地沉溺于烈酒中的陌生人是谁呢？